

莊勇

泯滅人性的逆子



閒話雜誌

當今時代是進步了，青少年人當中有不少是受過高等教育的頂級知識分子；然而，人類的素質並沒有隨著時代的拍子而提高，反而出現不少道德淪喪的現象。「啃老族」現象在當今社會普遍存在，這些年輕人明明已到就業年齡卻不願工作，整天只會依賴父母供養。

這些「啃老族」並非沒有能力，而是主動放棄了工作，過著不事生產、坐享其成的生活，他們不僅加劇了家庭的負擔，也影響了社會風氣。社會遇到這種情況，需要年輕人自立、家庭培養獨立性以及社會提供更多機會來共同解決。

我們能夠長大成人，主要是父母含辛茹苦的悉心栽培，因此，當我們長大後，應該知恩圖報，反饋年老的父母，盡量讓他們安享晚年。然而，「啃老族」不但眼睜睜看著年邁的父母繼續賣命地供養自己，而且還不滿足於父母只供他們的衣食住行，更是要求父母供他們吃喝玩樂。倘若父母未能滿足他們，他們就給對方臉色看，有些人甚至還會打罵父母，真是忤逆至極。

台灣新北市蘆洲區近日發生一起家庭命案，一名廖姓男子用一把開山刀，合計一連37刀將自己的父母砍死。據瞭解，廖男疑因不滿父母管教太嚴，且從小就經常遭打罵，案發當晚又嫌母親給的每個月5000元

零用錢數額太少，竟持刀殺害雙親。

廖男今年已經36歲，又是家中的獨子，他有手有腳，本應該承擔起整個家庭，並供養年邁的雙親，惟他卻游手好閒，整天無所事事，雖偶爾打零工賺些錢，惟大部分時間還是靠父母接濟，他有什麼資格埋怨父母每月給的5000元零用錢太少？廖男的父親今年67歲，母親75歲，夫婦倆平日每天早上10時開著小貨車至三重賣蔥油餅維生，賣完收攤後，廖父還於每週二、四和六晚間，在宮廟裡替信徒扶乩。

父母賺錢是如此辛苦，每一分一文都慘雜著他們的血汗，廖男還膽敢嫌少，真是豈有此理。他如果錢不夠花就要自力更生，靠自己的雙手去賺錢，而不是向父母飯來張口，衣來伸手；兩老已經完成他們為人父母的責任，現在已沒有義務負責他的生活，他應該好自為之。

他還抱怨父母對他管教太嚴，卻不想想父母用嚴格的方式管教他，他都還如此好吃懶做，如果管得放鬆一點，他豈不是更加胡作非為？然而，他竟然還好意思說對父母已經忍了很久才動手，絲毫沒有任何悔過之意。

廖男殺害父母後畏罪潛逃，但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他最終還是於兩天後落網，並被移送地檢署偵辦。像他這種泯滅人性的冷血動物，應該受到最嚴格的處分，才能令其父母死得瞑目！

1/21/26（三）

許秀珠

試論閩南文化的生成（中）



特稿

在「患難與共、同舟共濟」的生死考驗中，中原移民親身經歷了蛋家文化在解決生存危機、提供戰略支持上的巨大價值。

蛋民精湛的航海技藝、對海洋資源的深刻理解、及其社會組織形態的有效性，被移民群體所目睹和依賴。這種切身的、基於生存和共同利益的體驗，是消解文化傲慢、文化隔閡、破除「華夷之辯」心理壁壘的最有力武器，使移民群體開始「認識蛋家文化之美」。

這種基於生存體驗的價值認同而產生的欣賞，為後續更深層次的文化融合——包括技術融合（如福船的誕生）、經濟融合（共同參與海洋貿易）、乃至血緣融合，奠定了至關重要的「彼此欣賞的心理基礎」。

而走向海洋，則極大地淡化了漢畚之間對土地的根本利害衝突，使他們具有了攜手共同走向海洋的利益基礎。

晉唐之際的移民浪潮，將中原深厚的農耕文化帶入閩南，與本土的海洋基因相遇，在生存壓力與共同利益的催化下，一個文化熔爐開始沸騰。

衝突與妥協、學習與創新在此交織，為閩南文化注入了兼容並蓄、務實開拓的底色。

綜上，閩南文化的形成，只能是在唐末固始南來的三王在北辰山奪取領導權，和泉州包括畚族蛋家在內的原住百姓一起並肩戰鬥中，相互欣賞，才可能開始相互融合，美美與共。其後在共同走向遠洋商貿的歷史中，中原和蛋家的造船技藝相互融合，中原的指南針和蛋家的航海知識技術相互融合，經過五代近百年、三四代人的相互融合，這才有了既不同於中原南來的漢族，也不同於原來的山畚水蛋，具有鮮明海洋性格、海洋特色的閩南民系和閩南文化。

三、海洋經濟鏈條的鍛造：五大要素與唐末五代海洋文明生成的基石

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核心要義在於強調物質生產方式是整個社會結構（包括文化）的基礎。閩南文化作為一種鮮明的海洋性地域文化，其產生形態必然建立在其獨特的海洋經濟基礎之上。唐末五代興起的「閩南海洋經濟鏈條」，正是這一基礎的核心體現，其五大要素相互支撐，缺一不可：

1. 福船：征服海洋的科技結晶
福船是閩南海洋經濟的核心載體與技術巔峰。五代時期，在王潮和王審知執政初期，因江淮一帶被割據勢力佔據，福建與北方、閩國與王朝之間的聯繫大多依賴海路。王潮、王審知每年派出朝貢使團從福州甘棠港出發、登州萊州登陸，其間歷經黃海風波，「往復頗有風水之患，漂沒者十四五」。

然而，經過王延彬前後26年的摸索和創新，海運從「連江浙近海的航行都無法安然駕駕，損失幾乎近半」的局面轉變成「歲屢豐登，復多發鑿舶以資公用，驚濤狂飆，無有失壞，郡人藉之為利，號『招寶侍郎』。」〔3〕人們推測，從「十之

四五」到王延彬船隊的「從無壞失」，很可能與採用水密隔艙技術造船密切相關。

水密隔艙船舶製造技術，是中國在造船方面的一大發明。

它就是用隔艙把船艙分成彼此獨立且不透水的一個個艙區，具有提高船舶的抗沉性能、便於貨物分艙管理、增加船體的強度與剛度，以及作為船殼板彎曲的支撐點等多方面的優越性。這一船舶結構大約發明於唐代，但揚州發掘的唐船是平底的內河航運的船。

它的隔艙製作工藝雖然和宋船的不能相比，但它是隔艙創造思維的起點。估計唐末南來的固始人將其引入閩南，並與源起於蛋家鳥了船的龍骨技術相結合，創造了尖底福船的水密隔艙技藝。宋以後直至今日的海船中被普遍運用。

福船堪稱「福建智造」，是「彼此欣賞的心理基礎」在物質技術層面的完美物化，是海洋智慧深度融合的產物，代表了融合文化的最高成就之一。

2. 水羅盤與牽星術：指南針（水羅盤）的應用是航海史上革命性的突破。從中原羅盤到水羅盤的改革創新，推動了五代閩南航海技術的巨大發展。

閩南航海者在學習阿拉伯人牽星術的基礎上，將這一偉大發明與傳統的天文導航、地文導航、海流季風知識相結合，形成了當時世界領先的綜合導航體系。這使得宋代開始閩南商船能夠更安全、更精準地進行遠離海岸的跨洋航行，極大地拓展了貿易半徑和商業網絡。

3. 輻射腹地的三灣十二港港口體系：當年泉州刺桐港統合的不僅僅是泉州地區這三灣十二港：即泉州灣洛陽港、後渚港、法石港、蚶江港，深滬灣祥芝港、永寧港、深滬港、福全港，圍頭灣金井港、圍頭港、石井港、安平港。安平港又稱南港，港口外有白沙、石井兩澳夾峙成海門，海門內港闊水深，無風濤之險，距泉州城僅30公里，道路平坦，橋樑相通，貨運方便，是泉州港著名的支港；還包括漳州九龍江流域、廈門灣（嘉禾灣）、同安灣、莆田的湄洲灣，這些是刺桐港的支港或腹地港。

泉州港憑借其得天獨厚的深水良港條件，通過晉江等水系以及陸路交通，構建起通達福建內陸乃至江西、浙江等廣闊經濟腹地的物流網絡，是閩南海洋經濟的樞紐網絡。港口設施、配套服務及管理制度的日臻完善，使其後來成為具有超強集散能力的世界第一大港。

4. 農產品與手工業品的商品化生產強大的外向型經濟需要強大的生產支撐。五代時期，不管是留從效還是陳洪進，都利用閩南地區的山海資源，大力發展生產。

尤其面向海外市場的農業、手工業產品的商品化生產，拓展海外貿易。德化、磁灶的瓷器，安溪、武夷山的茶葉，泉州、漳州的蔗糖，沿海的鹽業，以及發達的紡織業、冶鐵業、造船業本身，構成了種類豐富、質量上乘、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出口商品體系。這是海洋貿易賴以生存的「源頭活水」。

（未完待續）

林輝煌

培一方新土，築精神殿堂

——泉州華僑博物館新館奠基的時代深意



特稿

泉州北清東路旁，一方新土被鄭重培起。2026年1月20日，泉州華僑歷史博物館新館奠基，這不只是一座建築的破土，更是一場跨越山海的精神歸航，一次向著歷史根脈與未來榮光的深情回望。

一紙僑批，一座博物館，一種不朽的精神砥

泉州，這座被潮汐、海風浸潤千年的城市，其歷史傳記中，總有一個龐大而沉默的群體——「過番」的華僑。他們從刺桐港出發，身影活躍於南洋的蕉風椰雨、歐美的工業喧囂。他們背起行囊，帶走鄉愁，留下的，是一段段用血汗書寫的奮鬥史詩，以及匯入故土的「僑匯」「僑資」「僑愛」。1995年誕生的泉州華僑歷史博物館，作為全國僑聯繫統首家華僑史專題博物館，曾努力打撈這些難散的記憶，讓那段波瀾壯闊的「下南洋」史，有了一個集中的安放之所。

然而，近三十年時光流轉，原有的物理空間、展陳理念，已難以充分承載日益厚重、多元且動態的「僑」史篇章。華僑的故事，早已超越了「離鄉-奮鬥-寄匯」的單一線索，它關乎全球視野下的文化適應、身份認同、跨國網絡建構，以及如何在中國與世界的互動中扮演獨特角色。新時代的文化傳播，呼喚著更燦爛的敘事舞台、更現代的展陳語言、更沉浸的體驗空間。新館的規劃建設，正是對這種呼喚的及時回應。它不僅是硬件設施的全面升級，更是敘事維度、情感濃度、時代價值的深刻重構。

從「集體記憶倉庫」到「精神能量場」

奠基儀式上，旅菲著名僑領陳祖昌先生的動情致辭，道出了千萬海外鄉親的心聲：「守護文化根脈，讓華僑精神代代相傳。」這份「桑梓大愛」，正是新館建設的深厚民意基礎和情感動力。泉州市委書記張毅恭的講話點明了核心：「是對華僑先輩的崇高致敬，也是對華僑精神的時代傳承。」這充分地揭示了新館定位的演變：它不能止步於一座收藏往事的「記憶倉庫」，更應成為一個激活精神、凝聚力量的「能量場」。

這種能量，首先指向「根」的認同。當旅菲僑領陳祖昌先生深情表示「願盡綿薄之力，守護文化根脈」時，我們看到的是跨越代際、跨越地理的文化自覺。新館

將系統性地收藏、研究、展示與「僑」相關的一切——從泛黃的僑批、斑駁的行李箱，到社團的章程、企業的本本，乃至數字時代的雲端鄉情。它將用最堅實的物證，回答「我從哪裡來」的永恆之問，讓無論第幾代的海外泉籍子孫，都能在這裡觸摸到清晰可辨的文化基因。

其次，這種能量體現為「魂」的彰顯。華僑精神的核心是什麼？是敢拼會贏的開拓勇氣，是愛國愛鄉的赤子情懷，是守信重義的商業倫理，也是和合共生的處世智慧。新館的使命，就是將這些抽象的精神特質，轉化為可感、可知、可學的生動故事。通過現代化的展陳手段，讓觀眾不僅「看到」歷史，更能「感受」到那種在逆境中奮起、在成功後反哺的強大精神脈動。

最終，這種能量要匯聚於「夢」的共築。新館選址與閩台緣博物館、泉州市博物館相呼應，其格局已然跳出單一館舍的範疇，融入泉州作為世界遺產城市的文化集群。它將成為一座超級「鏈接器」：鏈接著過去與未來，鏈接著泉州與遍佈世界的600多萬泉籍鄉親，鏈接著厚重的中華文明與多彩的世界文明。在這裡，華僑的歷史貢獻將被莊嚴記載，華僑的當代作為將有展示平台，華僑參與譜寫中國式現代化泉州新篇章的路徑將更加順暢。

奠基，是錨定過去，更是啟航未來

培下的第一鏟土，象徵著一個新起點。它要求建設者以匠心打造一座「彰顯閩南特色、富有文化溫度」的建築地標，更要求策展者、研究者以深遠的目光，構建一個能夠對話時代、直抵人心的精神坐標。

未來的泉州華僑歷史博物館新館，我們期待它不僅是權威的史實陳述者，更是深刻的思想啟發者；不僅是溫情的鄉愁寄托地，更是昂揚的奮進加油站。當海內外遊子在此尋得共鳴，當年輕一代在此汲取力量，當國際友人由此讀懂一個族群乃至一個民族的韌性、智慧、貢獻，這座博物館便真正超越了磚石土木，成為了湧動不息的文化長河中的一座燈塔。

奠基儀式上的掌聲和期盼，已為這座未來的精神殿堂注入了最初的靈魂。它承載的，是一部厚重的華僑史詩；它要書寫的，是僑力同心的未來新篇。這既是泉州對華僑先輩最深情的告慰，也是對「著名僑鄉」這塊金字招牌，最有力、最鮮活的時代詮釋。

高俊仁

沒有硝煙的「翻身仗」



各說各話

曾幾何時，西方談起中國無外乎：產量大、人口多、靠低成本走量的製造業。這話聽得多了，連有些國人都被洗了腦，以為咱們的優勢不過是人海戰術與規模效應，難登高端之堂。

直到2025年，一場沒有硝煙的戰役悄然拉開，世界才猛然驚覺，對中國的認知早已落後了一個時代。這場仗，沒有宣戰書，沒有前線戰壕，戰場卻遍佈全球——資本市場的K線表，科技產業的實驗室裡，製造車間的流水線上，國際輿論的唇槍舌劍中。而中國，贏得乾乾淨利落。

先看錢袋子裡的乾坤。這一年，人民幣匯率走勢，除了4月被特朗普的關稅騷擾攪出一點水花，全年人民幣穩中有升，走出一條漂亮的上揚曲線。別小看這漲幅，背後是全球資本用腳投票——他們終於回過神來，過去對中國資產的估值實在太低了。更具里程碑意義的是，中國金融賬戶的資本流動首次超過了經常賬戶，說白了就是來中國投資的錢，比和中國做買賣的錢還多，這在以前簡直不敢想像。資本搶著來扎根，無非是看準了這裡的確定性——全球難找第二個效率如此高、底盤如此穩的經濟世界。

再看讓世界震動的外貿數字：2025年中國貿易順差突破萬億美元。要知道，這是在高關稅、強打壓的圍堵下實現的。前11個月1.08萬億美元的順差擺在那兒，有力反駁了「中國製造靠低價傾銷」的論調。不妨給那些堅持「靠低工資贏競爭」的人提個醒：如果工資低就能稱霸製造業，世界工廠早該搬到非洲、印度去了；如果低工資是王道，中國的製造重鎮該是鶴崗、漠河，而非高薪雲集的深圳、蘇州、上海。

中國製造業的真正底牌，從來不是人力便宜，而是體系的降維打擊。這一體系的根基，是一種人類工業化歷程中未曾有過的「生態型優勢」。它徹底超越了「成本-規模」的二維競爭，躍升到「系統效能」的維度。德國可以擁有頂尖的機床，日本可以精於高端的材料，美國可以定義

前沿的軟件，但能將這一切要素以最快速度、最低損耗、最大規模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複雜系統，目前只此一家。這才是學不會、搬不走的真正堡壘。

別人調整一次工藝要磨好幾年，咱們幾周就能落地；別人搭建一條產業鏈要東拼西湊，咱們從上游原材料到下游終端產品，抬手就能拉出完整閉環。超大規模製造、超快速迭代速度、工程師紅利、密如蛛網的基礎設施——這一整套組合拳打出來，無人能夠複製。中國製造業的硬核實力，在於把單位產品的時間成本、試錯成本、系統摩擦降到極致，用效率說話。

2025年的震撼，遠不止於經濟。九三大閱兵上，當中國的核力量、戰略打擊群、信息化作戰體系整齊亮相，世界才算徹底明白：中國不僅能創造財富，更能守護家園、捍衛既定的秩序。這不是秀肌肉，而是亮底氣——手裡有劍，才能心平氣和地談和平。

因此，2025年的真正意義，在於它完成了一次全球性的「認知切換」。世界終於從「中國正在崛起」的進行時敘事，切換到「中國體系已經運行」的現在時態。此後，無人再敢小覷這個東方大國——它早已不是那個落後的追趕者，而是成了規則博弈中的體系級玩家。世界補上的關鍵一課，其核心正是：未來之爭，將不再是單體之勇，而是體系之強。

2025年，就是這個體繫在人類編年史上刻下的第一個清晰刻度。但別以為這是終點，這不過是個起點。一場無聲的翻身仗打完，世界秩序的重構，才剛剛拉開序幕。

菲律賓商報
CHINESE COMMERCIAL NEWS
于以同傳媒有限公司出版
Published every morning by
YUYITUNG COMMUNICATIONS, INC.
創社社長：于以同烈士
社長兼總編輯：于慶文

營業部：227 Desmarines St., Binondo, Manila
電話：79606382 · 82411756
傳真：82411588
電郵地址：siongpo@gmail.com
電子網頁：www.shangbao.com.ph

member:UPMG GROUP